

土耳其“战略纵深” 理念在中亚的实践及影响

王 艳

【内容提要】 中亚国家与土耳其有着密切的语言和文化联系。中亚国家独立后，土耳其加大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力度，试图持续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战略纵深”理念是土耳其对中亚外交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土耳其的“战略纵深”理念涉及三方面问题：一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中亚战略发生了些许变化，对中亚“战略纵深”从强势转为守势；二是土耳其的中亚定位保持不变，在土外交议程中，中亚地区“重要但不首要”，从俄罗斯对中亚的深刻影响及中亚外部势力的多元性上看，土耳其对中亚的影响力出现变化；三是土耳其的中亚诉求可概括为“旧牌局新筹码”，土耳其“7·15”未遂政变后，其对中亚外交的“战略纵深”发生变化。当前，随着土耳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加强土耳其中亚战略研究既是我国经济与外交的发展需要，也是“一带一路”的建设需求。

【关键词】 土耳其 中亚 “战略纵深” 东向外交

【作者简介】 王艳，新疆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与中亚有着密切的语言与文化联系。土耳其一直将自己看作中亚突厥语国家的潜在领袖^①，为此它努力发展与“外部土耳其人”的联系，特别注重与讲突厥语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酝酿并形成中亚“战略纵深”构想，积极推动“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建设，努力充当与其宗教信仰与语言文化有相近性的中亚突厥语国家的领头羊。在“战略纵深”影响下，土耳其现已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维吾尔民众土耳其化现象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7CZZ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极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为重要的中亚地缘政治影响力量。

2016 年“7·15”未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内政外交出现新变化。西方国家对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的肃清行动颇有微词，土耳其修宪公投又与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关系再起涟漪，其“西向外交”面临诸多考验。在此特殊时期，中亚的战略地位凸显。土耳其通过深化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的亲缘外交，既缓解了埃尔多安强权政治下的树敌尴尬困境，也便利发展了“东向外交”。当前，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已表现出提升趋势。

一 土耳其“战略纵深”理念在中亚的实践：强势转为守势

苏联解体初期，土耳其的中亚战略主要以强势为特点。当时，中亚地区暂现意识形态真空，新独立的中亚国家迫切寻找新群体以规避政治风险，而土耳其第一次不用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认为充当突厥语国家领袖的时机成熟。土耳其利用带有传统色彩的共同种族起源来替代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①，强势输出土耳其模式，希望借此机遇成为中亚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量。政治上，土耳其率先承认中亚国家独立，时任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遍访中亚国家，提议建立“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组织，并努力将其作为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最高政治协商机制；经济方面，土耳其完善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公路、铁路、机场、扩建港口、修建输油管道，同时向中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紧急援助资金，提供电话通讯、航空服务，开办合资企业，在土耳其为中亚的银行家、商人、外交官、军官提供训练^②；文化方面，资助中亚地区的卫星电视以取代俄语频道在中亚的地位，为中亚学生提供奖学金、向中亚地区派遣土耳其教师、在中亚本土开展短期培训、出资建立学校或开展联合办学等，希望以此将中亚突厥语国家民众从“无所适从”塑造为“心有所归”。

土耳其急于求成但欲速不达，随着中亚地区的经济复苏与社会发展，中亚突厥语国家对土耳其的强势作风心存忌惮。1997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说：“土耳其总统在同中亚各国的交往中不加掩饰地向往着建立从贝加尔到地中海和多瑙河强大的突厥（语）国家联合体的理想，但是这不能被新独立的

① 张丽君：《土耳其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 页。

② [美]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6 页。

哈萨克斯坦所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刚刚获得的独立，割断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用另一个老大哥取代这一个老大哥，骑在自己的脖子上。”^① 同期，土耳其经济有下滑趋势，在中亚抵制与经济的现行压力下，土耳其意识到需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中亚“战略纵深”呼之欲出。

2001年，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在其著作《战略纵深》中首次提出“战略纵深”概念，将中亚确定为土耳其“战略纵深”的目标区域之一。“战略纵深”的内涵是基于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平衡东西方外交，运用软实力（经济援助与文化渗透）加强纵深区域政治和外交作用^②，以实现土耳其成为世界中心国的理想。土耳其“纵深”目标区包括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在内的陆地区域；黑海、亚得里亚海、东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里海在内的海洋区域；欧洲、北非、南亚、中亚和东亚在内的大陆^③。从纵深区域分布情况来看，土耳其“战略纵深”重点包括两方面，一是加强中东地区外交，二是加强突厥语世界的影响力。为此，土耳其将“战略纵深”实施分为三方面：其一，不断加强与东方大国的联系，平衡东西方外交；其二，加强旧属奥斯曼帝国版图的认同感，深化与高加索地区的进一步合作；其三，努力发展操突厥语诸国之间的全方位外交，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区域影响力^④。2009年达武特奥卢出任土耳其总理，“战略纵深”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达武特奥卢提出土耳其的当务之急不是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而是要成为世界性大国；2011年达武特奥卢声称土耳其正在推行“战略纵深”，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国际角色，这是土外交策略的根本，也是每天都在做的事^⑤。在“战略纵深”目标下，土耳其外交由单一西向转向同时关注欧亚两个面向。

土耳其将中亚作为“战略纵深”区域，其驱动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助于外交深化。历史上，操突厥语族群曾生活于中亚地区，中亚易对土耳其产生特殊情感，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民众在持续的交往中形成了相似的语言和文化，且宗教信仰多属伊斯兰教逊尼派，这种亲缘关系便于外交关系的开展。其次，土耳其在中亚本身具有影响力，

① 潘志平：《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4期。

② 侯艾君：《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

③ 苏闻宇：《从战略纵深看土耳其零问题外交》，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6期。

④ 同上。

⑤ 侯艾君：《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

便于其势力的发展深入。早在冷战时期,土耳其作为美国盟友就试图影响中亚,以遏制苏联势力向地中海扩张。虽然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的强势回归引起中亚国家警觉,但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经营,中亚民众对土耳其恢复了亲切感。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言,在土库曼斯坦,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伙伴,对土耳其人来说很容易,因为双方拥有相近的文化、或多或少相同的语言和饮食习惯^①。最后,中亚的能源资源对土耳其有吸引力。中亚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富集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煤、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哈萨克斯坦锰矿石的储量居世界第三,煤的探明储量居世界第八,乌兹别克斯坦的黄金资源及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均位居世界前列。土耳其利用与中亚间的近邻地理优势,致力打造能源交通管线,希望借助中亚能源优势成为东西方资源运输枢纽之一。因此,无论从历史基础还是现实需求来看,中亚都是土耳其外交发展的重要依托。

土耳其将中亚确定为“战略纵深”目标区域,其外交策略由强势转为守势,以“对话合作”代替“强制冲突”^②,提出要努力发展与突厥语国家的全方位外交,以增强其在突厥语世界中的影响力。2009 年 11 月达武特奥卢声称:“土耳其不限于只实现一种理想,奥斯曼帝国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而突厥主义是主要运动”^③。政治上土耳其扮演温和角色,加快“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建设进程,强调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共赢,以抵御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风险;经济上利用中亚的能源优势打通输油管线,意图成为东西方能源的运输枢纽之一;文化上土耳其努力让“突厥语文化认同”发展为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都认可的意识形态。土耳其中亚“战略纵深”一石多鸟,也更加多元务实。

政治方面,土耳其以政治平等加强共同体进程,注重发展与突厥语国家的特色外交。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以政治平等方式加强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的政治认同,强调“突厥语国家共同体”的科学性与必要性。2006 年,中断五年的第十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土耳其的积极斡旋下再次召开。会议提出要为成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进行必要的科学论证和组织准备,并为此起草行动计划。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大会上提议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他提到讲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分别在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之外还根据语言和文化组成各自的联合体,突厥语国家也应建立这样一种互相支持的形

① [美]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2 页。

② 郑东超:《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的外交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9 期。

③ 侯艾君:《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

式，在对外政策上协调一致^①。2009年9月首届“突厥语国家议会”会议在阿塞拜疆举行，会议通过《巴库宣言》，强调将利用各国在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同性，扩大彼此间的合作与政治对话^②。2011年10月“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首届峰会在阿斯塔纳召开，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构想在苏联解体20年后首次具备了实体化机制^③。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推动了“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建设会议频繁召开，如2011年“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召开；2012年第二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2014年第四届“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会议在土耳其召开；2015年第五届“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会议在哈萨克斯坦召开。这些会议的共同主题都是扩大突厥语国家的合作范围，加快“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建设进程。

此外，土耳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多边外交，高层互访频率明显增加。2007年，哈萨克斯坦总统与土耳其总统互访；2009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访问土耳其，两国签订了《土耳其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战略伙伴协议》，标志着土哈两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深化；2009年土耳其总统出访吉尔吉斯斯坦；2003~2009年间，时任总理埃尔多安曾三次到访土库曼斯坦，又分别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④。2012年土库曼斯坦总统对土耳其进行两次正式访问；2015年土耳其总统又先后出访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通过持续的高层会晤与访问，“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构想拥有了政治基础。以哈萨克斯坦为例，2006年纳扎尔巴耶夫在第八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提议建立“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2008年哈萨克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成立“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2014年纳扎尔巴耶夫出席第四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峰会，提出推进“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建设的意见。

经济方面，加强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努力将“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政治构想落实为经济合作。土耳其极为重视中亚的能源优势，为加强中亚的资源合作以实现能源安全，土耳其致力于输油管道建设。目前经过土库曼斯坦的BTC（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线）已成为里海石油出口的大动脉，同时土耳其每年通过横穿安纳托利亚的天然气管道将阿塞拜疆的沙赫杰尼孜油田的大

① 李玉东：《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处在酝酿之中》，载《光明日报》2006年9月22日。

② 孙钰：《冷战后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9页。

③ 杨波：《从突厥语国家统一历史教科书谈起》，载《文汇报》2012年4月。

④ 武元婧：《冷战后土耳其政府对中亚政策探析》，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第10页。

量天然气输送欧洲^①，积极与土库曼斯坦共建“跨世纪管道工程”。土耳其借助中亚能源优势现已成为东西方能源中转枢纽之一。据土耳其经济部统计，2014 年土耳其在海外参与的工程项目为 324 个，总金额为 271 亿美元，其中土库曼斯坦项目占 24%^②，很多为天然气合作项目。2013 年 1~9 月，土耳其向吉尔吉斯斯坦投资 1 575.1 万美元，占吉国吸收外国投资总额的 20.3%；截至 2012 年，两国签订 50 多项经济贸易协定，土耳其以捐赠和低息贷款的形式向吉国发放财政援助以应对“颜色革命”；土耳其合作机构“TYKA”自成立以来分配给吉国的资源总额已超过了 3 000 万美元；截至 2011 年，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达 33 亿美元，土耳其在哈的投资总额约为 20 亿美元^③。2012 年，土耳其出口中亚贸易额为 34.8 亿美元，服装业和食品业出口位居前列，共占出口总额的 29%；2012 年，土耳其计划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 2 033 万美元的农业贷款，仅在 2011~2012 年间，土耳其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直接投资达 3.53 亿美元^④。2016 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拉米利·加萨诺夫称，成员国将签署统一海关程序与标准协定，让跨政府间的活动变得更加容易^⑤，并希望建立突厥语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该事件暗示了“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政治构想已落实为经济合作。

文化方面，加强操突厥语人群的形象塑造与集体认同，推动《突厥通史》教科书的编写与推广。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加强文化措施，努力让“突厥语文化认同”成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身份建构。第一，推动操突厥语人群概念的身份化。2005 年第十二届“国际突厥青年联合大会”倡议建立统一的“突厥语文化认同”，建议操突厥语人群重新命名，加上“突厥”字眼，如吉尔吉斯人改称突厥—吉尔吉斯人。第二，向世界传播突厥语文化。2014 年 6 月，第四届“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会议提议打造突厥语版“半岛电台”，在全球推广突厥语文化；2015 年 9 月第五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峰会”批准开设突厥语电视台、设立突厥语文化信息交流中心^⑥。第三，扩大土耳其语使用范围。土耳其将土耳其语作为多个突厥语相关组织的官方语言，埃尔多安在第十届“突厥语国

① 张丽君：《土耳其经济》，第 66 页。

② Pavel Varbanets,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echoes of the Arab Spring”,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No. 4, 2012.

③ Ibid.

④ 牛汝极、王艳：《中亚“双泛”思潮呈现“双化”势头》，载《新疆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 期。

⑤ 《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将成员国实行统一的海关程序和标准》，<http://t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6/20160601334273.shtml>

⑥ 杨波：《从突厥语国家统一历史教科书谈起》，载《文汇报》2012 年 4 月，第 13 版。

家首脑会议”上强调要推动语言的一致化。第四，加强与突厥语国家的合作办学。目前中亚地区存在多所与土耳其合作办学的高校，如阿塔图尔克—阿拉套国际大学、吉尔吉斯—土耳其玛纳斯大学、艾哈迈德亚萨维哈萨克—土耳其国际大学等，这些大学目前已是中亚国家的热门高校。第五，土耳其教育部国际教育署通过“国际学生交流站”项目吸引中亚国家留学生，截至2012年，已有1500名突厥语国家大学生在土耳其毕业^①。第六，编写推广历史教科书，努力将“突厥语文化认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引入学生课堂。2009年埃尔多安在第十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中正式提出要重写共同历史并引入教材计划；2012年埃尔多安在“突厥语国家合作理事会”中又倡议编写《突厥通史》；2015年9月第五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峰会”最终宣布推出四国通用的历史教材《突厥通史》，下一步将推出《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化》^②。2017年9月《突厥通史》上卷历史教材编写完成并通过审议，最终计划引入突厥语国家中学课堂。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它不仅暗示“突厥语文化认同”可能作为集体认同在中亚国家推广，也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建设在文化领域由理想变为现实。

借助中亚“战略纵深”构想，土耳其现已成为重要的中亚地缘政治影响力量。经济方面，哈萨克斯坦将土耳其作为里海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2015年土耳其成为哈萨克斯坦第四大投资国，在哈的土耳其外企数量最多。据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报道，土耳其已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合作伙伴，更是土库曼斯坦最大投资国。政治方面，在“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合作框架内，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的外交关系深化推进。2016年“7·15”未遂政变发生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8月5日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成为未遂政变后首个到访的国家元首。在此期间，中亚多国元首就“7·15”未遂政变给予埃尔多安坚定支持。文化方面，“突厥语文化认同”发展较快，当前《突厥通史》上卷已计划引入突厥语国家教材计划。若该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将对中亚突厥语国家青年的身份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二 土耳其的中亚影响力：重要但不首要

在局部和封闭的条件下，任何事物的重要性都是绝对的，而在全局和开放的

^① 张丽君：《土耳其经济》，第68页。

^② 杨波：《从突厥语国家统一历史教科书谈起》。

条件下，它的重要性是相对的^①。评价土耳其中亚“战略纵深”的影响，不仅要
看它的局部影响，还需思考中亚的历史与现实，环视其外部势力的整体情况，由
此判断土耳其中亚“战略纵深”的实际影响及现实挑战。

目前俄罗斯是中亚首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量。自 19 世纪地理学家亚历山
大·洪堡提出中亚概念以来，中亚始终没有摆脱俄罗斯（苏联）的影响。历史
上沙俄曾将中亚转化为俄罗斯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此俄罗斯与中亚间拥有了两
三百年同属一国的历史，仅苏联时期就长达 70 年^②。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百废
待兴，虽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但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与俄罗斯相近，对其有较
高的依赖性。而俄罗斯视中亚为地缘安全的天然屏障，是其恢复独联体战略空间
的基础，致力于将中亚地区纳入本国的势力范围。在内外因素作用下，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在中亚的影响力超越俄罗斯，也没有一件中亚重大事务离开俄罗斯
能顺利解决^③。可以说，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主要体现在：

政治方面，俄罗斯提出“欧亚联盟”战略，并与其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相结合，通过完整的会议机制与组织形式将中亚紧密相连。经济方
面，俄罗斯逐步推进与中亚的经济协作，先是倡导“欧亚经济共同体”，随后建
立“俄白哈关税同盟”并形成统一经济空间，2015 年又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
盟”，俄罗斯欲通过经济合作与中亚形成统一的商品、资本与服务市场。军事方
面，俄罗斯是中亚的安全后盾。随着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毒品犯罪、枪支走私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重要性的提升，中亚国家也需借助俄罗斯军事力量维护社会稳
定。文化方面，中亚国家诸民族性格中已有俄罗斯文化痕迹。虽苏联解体后中亚
国家面临身份危机开展了“去俄语化”行动，但实际上说俄语、读俄语报纸、
看俄语电视仍是中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④。

中亚与俄罗斯的外交发展既是继承过程，也是突破过程。当前中亚地区地缘
政治出现了新动向，即外部势力由单一性向多元性发展，且有从量变到质变的发
展趋势，俄罗斯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亚国家的外交转型。随着中亚社会国
际地位的日渐突出，俄罗斯染指中亚事务势必影响到中亚国家的核心利益，“俄

①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2 页。

② 赵常庆：《论影响中国与中亚关系的俄罗斯因素及中俄关系的中亚因素》，载《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2011 年第 4 期。

③ 同上。

④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第 142 页。

语化”现象对中亚文化复兴的掣肘及俄罗斯掌控中亚的国际舆论都促使中亚国家欲摆脱俄罗斯，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此，中亚国家借助特殊的地理与能源优势，采取左右逢源的务实外交，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目前，中亚地区外部势力出现多极化趋势，已突破俄罗斯对中亚的绝对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美国影响力在中亚有所提升。中亚既需要美国的各类军事部署确保地缘安全，又需借助其经济援助解决发展瓶颈，还需依靠美国削弱俄罗斯的支配地位，因此在部分战略意图中与其主动靠近。比如中亚国家先后支持美国提出的“大中亚战略”“新丝绸之路计划”“C5+1”等战略部署。其次，优先发展中国外交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中国作为唯一集能源生产、消费、运输三类国家利益为一体的能源合作国，与中亚能源合作存在同构性与互补性^①，是其能源富国理想的战略通道，也是牵制俄罗斯对中亚能源垄断的王牌，中亚视中国为外交优先不仅是发展需要，也是防御行为。为此，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借助“一带一路”新机遇，通过政治共识、贸易投资、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与中国的战略对接。再次，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合作。中亚地区除积极响应中美俄的合作战略，还积极响应欧盟的“对独联体国家的技术援助计划”和“中亚战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韩国的“韩国—中亚合作论坛”、日本的“5+1外长对话机制”等，以此加强与世界的沟通联系，提高国际竞争力。最后，努力发挥自身作用，促进区域一体化建设。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除外）的主体民族为操突厥语人群，因此，中亚突厥语国家将“突厥语文化认同”作为唤起民族自尊、加强区域合作、走向自强道路的重要战略选择^②。为此，中亚国家设立了多种合作平台，欲通过内部文化形成政治经济合力，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一直梦想做突厥语国家领头羊的土耳其对此态度积极，成为关键性的外部势力。

综上所述，当前中亚首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量为俄罗斯，但中亚外部势力有多元化发展趋势。在此框架内再次审视土耳其的中亚“战略纵深”的影响，也需冷静客观。首先，土耳其的中亚影响力重要但不首要。中亚国家不会因土耳其而损害俄罗斯利益，不会盲目追随“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倡议，这就限制了其自由拓展空间。其次，土耳其中亚影响力虽不首要，但中亚执行务实外交为自身

① 余晓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国》，载《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1期。

② 王艳：《突厥通史与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畅想》，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23期。

赢得发展机遇，土耳其倡导的“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是牵制俄罗斯的重要手段。因此，中亚总体上仍会继续支持土耳其的“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构想，但也会避免追随土耳其走入极端。最后，中亚国家欲借助自身因素走独立发展道路，突厥语文化是其重要的资源手段。近年来“突厥语国家共同体”构想已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由理想变为现实。鉴于其较快的形成速度，需密切关注其发展态势。

三 中亚“战略纵深”前景：旧牌局新筹码

2016 年至今，土耳其内政外交属多事之秋。“7·15”未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西向外交加入欧盟之变得更加漫长，东向外交与俄罗斯打得火热，两国却在叙利亚问题上有分歧，土耳其外交终究倒向何方？当前土耳其国内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暴恐威胁，安全失控对脆弱的土耳其政治更是雪上加霜。土耳其的修宪宣传工作与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产生矛盾，西向外交再度受挫。目前，土耳其外交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但土耳其意图充当突厥语世界领袖的大国梦想始终未变。在当前内忧外患的新形势下，土耳其的“战略纵深”迎来新的发展前景，中亚外交可以作为缓解当前土耳其外交困境的新筹码。

土耳其与中亚间加大外交接触，暗示中亚战略地位的进一步提升。“7·15”未遂政变发生后的半年内，埃尔多安先是十三年来首次出访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又计划出访哈萨克斯坦，短期到访中亚频率在其执政史内并不多见。2016 年 11 月 17 日，埃尔多安赴乌兹别克斯坦开展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出访前曾表示其目的在于两国关系的重建，希望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发展兄弟般友谊方面打开新篇章。埃尔多安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后到访塔什干，有解除卡里莫夫时代与土耳其寒冷外交的意味。2017 年 2 月 26 日~3 月 2 日，埃尔多安再次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阿济莫夫，两国签署一揽子计划，涉及金额超十亿美元^①。2018 年 3 月，土耳其航空开通撒马尔罕航线，土耳其航空首席执行官表示新航线的开通将强化土乌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联系^②。2016 年 12 月，埃尔多安计划出访哈萨克斯坦，但因国内暴恐事件推迟了行程。值得关注的是，哈萨克斯

① 《乌兹别克斯坦与土耳其签署一揽子文件》，<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703/20170302532135.shtml>

② 《土耳其航空开通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航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348489967968126&wfr=spider&for=pc>

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是未遂政变后第一个到访安卡拉的国家元首，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最紧密和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两国具有共同的历史和精神遗产^①。2017年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建交25周年，土耳其驻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涅夫扎特·吾彦科表示，土耳其始终以全球首个承认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国家而感到自豪，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是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两国及人民之间友谊的源泉^②。2017年11月，吉尔吉斯斯坦新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在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到要发展同土耳其、美国的合作^③。2018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并出席了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商业论坛。2016年9月2日土耳其交通部长艾哈迈德·阿尔斯兰在阿什哈巴特会见土库曼斯坦总统，提出土耳其特别注意与土库曼斯坦发展传统的兄弟关系，双方将进一步发展国家间合作，土库曼斯坦总统认为两国有充分理由发挥东西和南北现代运输走廊的领导力^④。2018年11月9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接见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双方表示两国以历史文化联系为基础，在人文领域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国家间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后将优先发展经贸、能源、交通运输等领域合作，并特别讨论了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过境运输走廊建设问题^⑤。自“7·15”未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与中亚相互加大外交力度，且不断强调“历史与文化的兄弟友谊”，可谓意味深远。

“7·15”未遂政变何以助推中亚成为其缓解外交困境的新筹码，暗示中亚战略地位的提升？

一方面，“东向外交”是当前土耳其外交的重要选择，中亚作为其东向外交的首发站，其战略地位凸显。“7·15”未遂政变恶化了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土耳其又陷入中东外交泥潭，“东向外交”成为目前土耳其外交的重要选择。一方面，土耳其认为美国没有提供土耳其军事政变的情报与支援，北约与欧盟对埃

① 《哈总统访问土耳其，成为土军事政变后首位到访外国元首》，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8/06/c_129208523.htm

② 《土耳其驻哈大使：作为首个承认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国家 土耳其倍感自豪》，https://www.inform.kz/en/article_a3004547

③ 《吉尔吉斯斯坦新总统就职仪式11月24日举行》，<http://kg.mofcom.gov.cn/article/zhengzhi/201711/20171102676277.shtml>

④ “Turkmenistan mull bilateral ties”，<http://en.trend.az/casia/turkmenistan/2655879.html>

⑤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接见土耳其外长》，<http://t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11/20181102805285.shtml>

多安未遂政变后的肃清行动颇有微词,认为离西方价值观渐行渐远。2016 年 11 月 24 日,欧洲议会通过“建议欧盟暂停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谈判”的决议,土耳其的“入欧梦”充满变数。可以说,“7·15”未遂政变加深了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裂痕。另一方面,中东乱局让土耳其力不从心。虽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复杂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也使其外交面临诸多困境。多年反对的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始终未垮;天生冤家的伊斯兰什叶派国家伊朗逐步回归;逊尼派盟友沙特阿拉伯因国际石油价格震荡走下坡路;土耳其对埃及内政的言论使两国关系不稳;中东库尔德问题让土耳其大伤脑筋。可以说,土耳其外交现状是在西方受挫,深陷中东泥潭,因此“东向外交”成为当前土耳其外交的重要选择。事实证明,目前土耳其正加大“东向外交”,甚至扬言要放弃北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首先,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持续回暖,土耳其已与俄罗斯商议购买 S-400 导弹,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普京宣布取消 2015 年安卡拉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后对土耳其实施的所有经济制裁^①,2017 年 9 月普京出访土耳其曾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次,加强与中国的外交联系。2016 年 11 月,埃尔多安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希望双方加快对接“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建设,感谢中方在土耳其国家安全处于关键时刻给予的坚定支持^②;2017 年 5 月,埃尔多安赴北京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7 年 8 月,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宣称已将“东伊运”暴恐势力列入土方认定的恐怖主义名单,认为维护共同安全是深化两国战略互信的最核心内容。最后,不断加强中亚外交接触,将亲缘外交作为其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心。可以说,随着土耳其东向外交地位的抬升,中亚地区拥有其东向外交首发站的地理优势,传统的语言与文化联系将成为土耳其发展东向外交的重要依托。

另一方面,中亚战略提升可以为土耳其获取更多利益。从地理位置来看,中亚是土耳其“东向外交”的桥头堡。中亚与土耳其之间紧邻阿塞拜疆,也是突厥语文化的支持者。土耳其易与阿塞拜疆、中亚形成连片影响,通过陆路运输和能源管道连通里海地区,稳固“东向外交”。从能源战略来看,中亚既能保证土耳其的能源安全,发展能源运输枢纽的王牌地缘经济优势,又能借助能源优势向西方施压。从外交基础来看,土耳其在中亚已具有影响力,且有相近的语言、文

^① 《普京宣布取消对土耳其所有经济制裁》,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705/20170502569816.shtml>

^② 《王毅圆满结束对土耳其访问》, <http://www.fmprc.gov.cn/ce/cetur/chn/xwdt/t1415973.htm>

化和宗教联系，可以缓解因肃清行动在国际社会树敌太多的境遇，也能凭借亲缘外交加强经贸合作，缓解当前里拉贬值严重、通胀率不断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困窘。此外，加强与中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2017年1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发生恐怖主义枪击案，造成39人死亡，枪击者是乌兹别克斯坦籍“伊斯兰国”组织中亚分支成员。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受到重创，恐怖分子回流中亚风险提升，与中亚联手打击恐怖主义是确保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此外，“居伦运动”不足以影响中亚“战略纵深”的前景。“7·15”未遂政变发生后，有中亚国家并未顺从土耳其关闭境内居伦学校，被外界猜测将影响土耳其与中亚的外交关系。居伦曾在中亚发起“居伦伊斯兰运动”，提倡走伊斯兰与现代化的中间道路，为中亚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多所居伦学校曾在中亚建立，凭借出色的办学水平，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知识精英，也加强了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力。但是目前居伦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力正日益下降。乌兹别克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就逐步停止了居伦学校工作，2011年起土库曼斯坦开始压缩居伦学校数量。目前，居伦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据土耳其国家广播电台“土耳其之声”（TRT）报道，2016年8月5日埃尔多安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土哈两国已讨论关闭在哈萨克斯坦的居伦学校，两国教育部将采取重要步骤解决该问题^①。2016年7月26日，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新闻组织声明，吉尔吉斯斯坦不关闭居伦学校的本意并非对居伦思想的崇拜，而是父母为孩子教育投资了数千美元的务实考虑，吉国更看重居伦学校的经济效益，居伦学校校友也表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居伦的热心追随者，大多数是有正确价值观的爱国者^②。因此，鉴于居伦在中亚影响力有限，居伦因素不足以构成土耳其与中亚的外交威胁，未来土耳其与中亚的外交仍有一定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 胡冰）

① “Kazakhstan discuss closure of Gulen’s schools”, <http://en.trend.az/world/turkey/2566920.html>

② “Kyrgyzstan: Antagonism Grows with Turkey Over Gulen Links. eurasianet”,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79861>